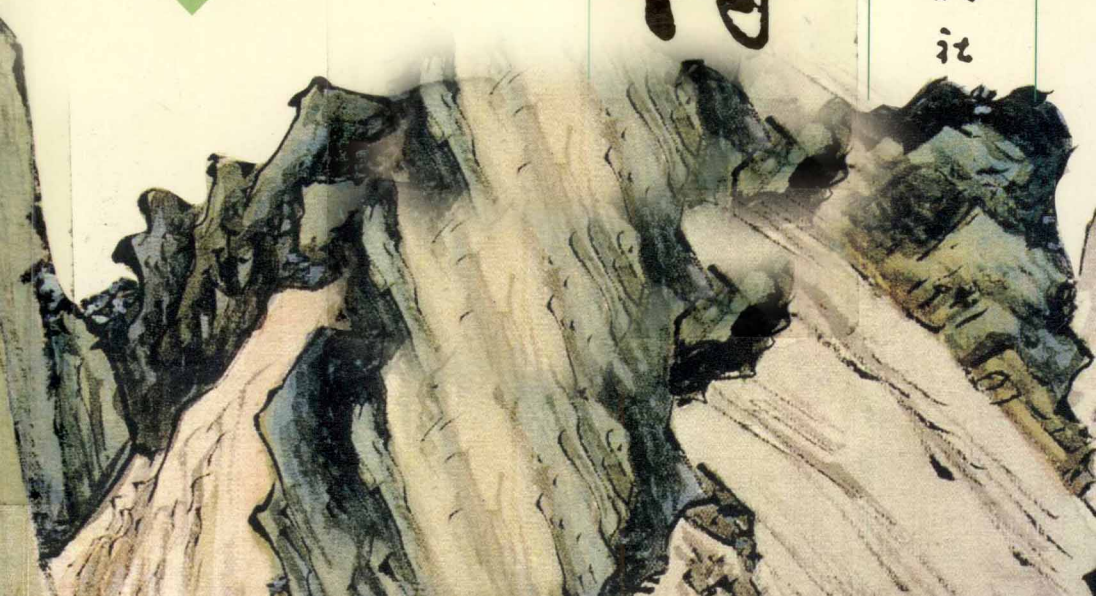


墨珠樓主著

作家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

捌



墨珠樓主著

作家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



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3
ISBN 978 - 7 - 5063 - 6017 - 3

I. ①蜀…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1149 号

蜀山剑侠传

作 者: 还珠楼主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封面素材: 【清】·孙继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256 千

印张: 273.5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17 - 3

定价: 298.00 元 (全八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第二七七回 我必从君 相期再世 斜日荒山悲独活
卿须怜我 此中有人 他年辽海喜双清 3759
- 第二七八回 破壁纵神魔 一击功成千叶火
飞光笼大岳 半空高系五山图 3776
- 第二七九回 难越是情关 妙语翻莲矜雅谑
逃生惊鬼手 仙云如幄护瑶姬 3791
- 第二八〇回 霞彩拥灵旗 万里泉声逃老魅
青莲消血影 四山梵唱拜神僧 3807
- 第二八一回 神斧劈凶妖 灭火飞泉 功消浩劫
天环联异宝 同心合璧 缘证三生 3822
- 第二八二回 宝气千重 鬼语啁啾飞黑骨
仙城万丈 朱霞激滟亘遥空 3841
- 第二八三回 疾恶毙穷凶 无限缠绵悲死孽
痴情怜覆水 双心灿烂傲飞仙 3856
- 第二八四回 情重故人 名山访道倡
喜收神火 奇宝吐灵辉 3874
- 第二八五回 救仙童 误投玄牝阵
援道侣 同返幻波池 3886
- 第二八六回 恨重仇深 长啸曳空来老魅
危临敌盛 宝云如雾护仙山 3905
- 第二八七回 遗偈悟连山 获藏珍双英并秀
飞光离远岫 惊浩劫一女还山 3920
- 第二八八回 烈火弥天 神圭擒异士
飘轮舞电 飞剑斩妖人 3936

第二八九回	玉陨香消 感深情 金宫援倩女 恶盈数尽 施妙法 火遁戮凶魂	3952
第二九〇回	独朗慧光 呈宝相 灵生兜率火 群飞星雨 毁花容 误放弥陀珠	3969
第二九一回	有意纵妖娃 宝树婆娑 青霞散绮 隐形擒异士 精虹激滟 红雨飞花	3984
第二九二回	灿烂祥霞 双飞莲座 庄严宝相 自有元珠	4000
第二九三回	五遁显神通 烈火玄云呈玉碣 一环生世界 青阳碧月耀金宫	4015
第二九四回	转媼为妍 玄功参造化 回嗔作喜 爱侣述缠绵	4031
第二九五回	苦缔心盟 三生寻旧约 宏施佛法 七老悟玄机	4046
第二九六回	逝水惜芳华 路远山深求宝诀 冲空闻异响 烟霏雾涌遁神魔	4062
第二九七回	绝海剪鲸波 万里长空求大药 穿云飞羿弩 诸天恶阵走仙童	4077
第二九八回	宝相灿莲花 万道霞光笼远岫 金针飞芒雨 千重暗雾遁元凶	4095
第二九九回	妙法渡鲸波 电射虹堤惊海若 香云冲癸水 星飞莹玉破玄冰	4111
第三〇〇回	密爱轻怜 再世仙缘圆旧梦 精芒掩曜 无边毒火堕诸天	4129
第三〇一回	赤手戏元凶 激滟祥辉生宝盖 沉沙惊浩劫 昏茫黑海耀明灯	4142
第三〇二回	排难解纷 热雾海中飞宝鼎 除恶务尽 明霞天半起金城	4158
第三〇三回	晤仙灵 畅饮青瑶乳 探宝库 言寻黑海碑	4174
第三〇四回	合力助痴龙 地穴神碑腾宝焰 潜踪闻密语 波心赤煞耀尸光	4191

第三〇五回	人耳震神音 凭空伸巨掌	玉宇晶宫摧浩劫 魔光血影遁妖魂	4206
第三〇六回	固魄仗灵丹 艳歌生古洞	散绮青霞消煞火 飞光紫电斗元凶	4221
第三〇七回	雷发紫霆珠 身潜兜率伞	霹雳一声逃老魅 香光百里困神婴	4237
第三〇八回	宝鉴吐乾焰 鬼声逃魅影	一击摇芒弹月弩 满空飞血散花针	4252
第三〇九回	恩爱反成仇 酷刑谁与受	更怜欢喜狱成 为有负心孽报	魂惊魄悸 神灭形消 4266
代后记：沉淀下来的往事	李观鼎		4284

第二七七回

我必从君 相期再世 斜日荒山悲独活
卿须怜我 此中有人 他年辽海喜双清

铁姝眼看成功在即，正在趾高气扬，冷不防一道金虹由左壁上斜射过来，魔火焰光立时被冲开一个大洞，不禁大怒。待要施为，猛又瞥见三粒紫光在魔头口边一闪，认出此宝来历。暗道：“不好！”不顾再寻敌人晦气，慌不迭连晃令牌，等要收回时，这类神魔最是凶毒，只一放出，不伤敌人决不肯回，本就倔强。霹雳子来势迅速，已先爆炸，只听接连三声震天价的霹雳过处，三魔头全被震成粉碎。那被金虹冲荡开的魔火焰焰，也被震散了多半。云中少女本来断定自己非遭惨死不可，万分情急之下，仍想逃遁元神。刚刚自杀兵解，在一片青色云光包围之下，正待由魔火焰焰中强行冲出，猛瞥见金虹电射，神雷大震，魔头火焰全被震散，对面崖上现出一个红衣少女，正是武昌所遇峨眉门下女弟子，不禁感愧交集。瞥见铁姝因神魔心灵相连，经此一震，元气大伤，竟受反应，立在当地，状类昏迷。少女自恃功力甚深，身边尚有两件法宝，一面朝朱文点首示谢，一面还想去杀铁姝报仇时，忽听对崖又一少女清叱道：“道友还不快逃，意欲何为？”少女闻言，猛想起魔法厉害，休看仇敌暂时昏迷，仍是无法近身。何况铁姝全身均有绿光环绕，九股火焰金叉已全飞起，环绕全身，似有灵性，左额所插金刀也已闪闪放光。知道万动不得，只得朝着对崖拜了一拜，电也似急向遥空中遁去。

这原是瞬息间事。朱文想不到事情如此容易，见少女已经兵解，尸首也被残余的魔火扫中，成了白灰震散，深悔下手缓了一步。正用宝镜消灭残氛，忽看出铁姝在黑烟、绿光、金叉环拥之下，如醉如痴情景，心中大喜。方就想势除害，二次取出霹雳子待要打去，忽听官琳催促少女元神逃遁，同时右手也被握紧，眼前云光一闪，耳听：“文妹随我快走，迟恐无及。”说时迟，那时快，人已随同飞起，星驰电射往西南方飞去。回顾后面，并无敌踪，却有两幢明霞裹着两个少女影子，分向东、北两方飞去，一幢已先飞入云层之中不见。内中二女，正与自己 and 官琳相貌一般无二，转眼飞出千里之外。方要询问，官琳道：“魔女已得鸠盍婆真传，你我就是敌手，此时也不宜与之一拼。我用幻影愚弄，真身已隐，就这样，也未必生效。此女持有魔宫照形之宝，如非神魔被毁，我们早已不免。你那得胜，由于一时侥幸。她虽元气大伤，仍非其敌。此女受愚，只是一时，不久必被发觉。不过我们前途尚还有事，只要到达地头以前不被追上，受那九子母天魔暗算，便无大害。文妹前途珍重，遇事首要守定心神，自可化险为夷。我带你同飞，以免破空之声引来仇敌。飞行由我主持，你用这枚玉环放在眼前，往来路查看，就知道了。”

朱文接环，如法回视，果见魔女铁姝化成一股黑烟，先往北方追赶，与那幻影相隔少说也有千百里，晃眼便被追上，只见魔光一晃，幻影立灭。魔女好似发现是假，在遥天空中略一停顿，拨头又往东方追去。幻影也已出现，并还放光。两下里相隔更远，追势也较前更急，仅比先前稍缓须臾，仍被追上消灭。魔女略一停顿，又反身追来，双方背道而驰，预计程途至少当在四千里外。可是魔女回追不久，便闻异声凄厉，起自天边，渐渐由远而近。如非二女飞行神速，早被追上。官琳随将玉环要过，说道：“魔女必定查看我们踪迹，不久追上，前途也将到达。惟恐万一有失，如见异声追近，速将你那霹雳子再取二三丸朝后打去，魔女禁受不住，定必逃退。雷火一散，仍要追来。此宝珍贵，浪费可惜，万不可以数枚同发。方才之言，务要谨记。”朱文闻言，猛想官琳方才所说，似有分手之意。依言取出霹雳子，正想问故，身后异声已越来越近了。回顾黑烟如箭，疾驶飞来，相隔只十数里。忙将手一扬，一点紫光星飞而出，只听霹雳一声，黑烟震散了好些，一溜精碧魔光正朝来路激射退去，一晃不见。随听官琳边飞边道：“文妹不合回顾，这一耽延，被她追近，她又受了重伤。反正仇恨已成，且等将来再说吧。”话刚说完，异声又由

身后追来。朱文更不怠慢，反手一霹雳子打将出去，迅雷震过，又是一声厉啸晃荡遥空，听出逃势更远，底下也不再有声息。

方觉魔女知难而退，也许不会再追，忽听官琳急呼：“文妹留意！”猛瞥见身后碧光一晃，后心一凉，虽在法宝防身之下，也现出一点警兆。官琳仍带自己飞行更急。由不得回头一看，魔女不见，只有一片碧色光影紧随在后，快要罩上身来。刚想再用霹雳子朝后打去，倏地眼前一亮。官琳立时把飞云止住，现出身形。耳听哭啸之声，比先前所闻更要凄厉刺耳。百忙中定睛一看，一道宽约十丈、长约数十百丈的黄光，已由当空倒挂下来。光中现出一个身材高大，白发银髯，手持白玉拂尘的红衣老人，阻住去路。同时身后碧光中现出魔女铁姝，满头鲜血淋漓，上身翠叶云肩已经脱去，露出玉乳酥胸。身上钉着九个白发红睛，其大如拳的骷髅头骨，神情更是惨厉。铁姝戟指老人，厉声喝道：“我今日受人暗算，毁了神魔，又遭愚弄，伤耗了不少元气，此仇非报不可。如不将仇人形神摄去，我那九子母天魔岂肯甘休？你我异教同源，平日井河不犯，你已隐蔽多年，何故为了外人逞强出头？莫非真要和我一拼不成？”

话未说完，红衣老人笑道：“老夫阿修罗宫主者，虽不故意为善，从未无故害人。你们赤身教练上几个死人骨头，撮些凶魂厉魄，便欲称雄，岂能与相提并论？这两个女孩，老夫与她们另有因果，尚须了断，如何能容你带去？我也知你邪魔消亡，身受反应，元气大伤，又吃魔头反噬，十分痛苦，须用极大法力始能解免，复原仍须三百年后。此是你逞强行凶，自作自受。方才初遇，如肯服低，求我解救，也还可以助你脱困。你竟敢无礼，口出不逊。我看在你师父鸠盘婆面上，饶你一命，趁早逃回，求你师父解免。再如多言，命就不保了。”说罢，将手中玉拂尘往外一挥，喝声：“去吧！”魔女没想到老人闭关数百年，已具正邪两家之长，法力高强，不可思议，重创新败之余，如何能敌。怒吼一声，仍想施展天魔解体大法，与敌一拼。老人拂尘弹处，立有一片黄光将魔女裹住，身不由己，跌跌翻翻，往东北方天空中飞去。同时闻得远远异声厉啸，喝道：“老不死的！你我以前也有数面之缘，此事虽是我徒儿不好，如何下此煞手，不留丝毫情面？”话未说完，老人已接口喝道：“无耻老乞婆！你自创邪教，为我魔教丢人，也配与我理论？如不服气，我在火云岭神剑峰阿修宫等你，随时寻我便是。”远远听见异声大怒答道：“老贼休狂！我如非近日身有要事，此时便容你不得，且便宜你多活些

时。”说罢，便无声息。

朱文听那异声若远若近，摇曳云空，十分刺耳，知是赤身教主鸠盘婆所发。老人从未见过，虽疑是矮叟朱梅柬帖所说的人，因见身无邪气，官琳立在一旁神色自若，又觉不似，拿他不准。方想：“此老何人，法力这高？”待要开口询问，老人已转向二女说道：“我本不值与后生小辈为难，无如你们师长对我冒犯，为此将你二人擒回魔宫。或是你们师长亲来解救，与我一见高下；或是你们本身道力坚定，不为我欲界六魔所困，也可以无事。乖乖随我回山，免得动手。”朱文天性刚烈，遇敌不计利害，闻言气道：“你想必是尸毗老人了。我师父从未提过你，有甚仇恨？”话未说完，老人厉声喝道：“贱婢竟然知我来历，还敢无礼？即此已犯我的戒条，万万容你不得。”说时扬手一片黄光，罩向二女身上。朱文立觉身子一紧，连护身宝光全被黄光裹住，往上飞起。一时情急，顿忘利害，手中恰剩了两粒霹雳子，匆匆不暇寻思，口喝：“老魔头休狂！你且尝尝神雷厉害。”扬手两丸神雷早打出去。耳听官琳急呼：“文妹！不可造次。”想起柬帖之言，心中一动，神雷已经爆发，竟将黄光震散，身上一轻，心中大喜。

尸毗老人自恃法力，一时大意，明知朱文持有专破魔光之宝，没想到人已被擒摄起，竟会这样胆大，作那困兽之斗。如非功力高深，这两雷便吃不住。就这样，元气也受了点损伤，不由大怒。正待二次施为，朱文身已脱出黄光之外，见老人二次现身，知他魔法甚高，来去如电。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与之一拼。”左手天遁镜刚发出百丈金虹，往前冲去，二次又取霹雳子要发时，官琳忽又二次急呼：“文妹！此是应有劫难，千万不可恃强，法宝白送。”自从黄光上身，朱文便不见官琳人影，这时忽见官琳现身急呼，刚要赶往会合，官琳身形又隐。同时眼前一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罡风呼呼乱响，甚是劲急，只不吹上身来，也不见人。心终不死，又用天遁镜向前照看，不知怎的，镜光忽然减退好些，护身宝光更全失了灵效，一片混茫，什么也看不见。试用霹雳子打将出去，豆大一点紫光，微微晃动，宛如石投大海，无影无踪。随听雷声微微一震，相隔甚远，知道无效。这一急真非小可。万般无奈之中，只得回镜自照，护住全身。身上仙衣忽发紫色祥光，想起女仙之言，心中略宽。几次想要回飞，左右冲突，俱都无效，始终不能冲出黑影之外。官琳早已不见踪迹，连声呼唤，均无回音。自知柬帖之言已验，因为语焉不详，只知对头名叫尸毗老人，自己该有一场劫难，虽有仙衣、宝镜、

朱环防身，仍须格外谨慎，应变神速，方可免害，别的全未提及。正在愁急，隔不多时，眼前一花，暗去明来，身子已落在主人魔官法台之上。

这地方乃是尸毗老人所设天欲官魔阵最凶险之处。朱文如非性刚冒失，老人本心只为出气，不想伤害这些少年男女性命。因朱文辞色不逊，又用神雷震散魔光，由此激怒，立意将她困禁法台之上，欲使受那魔火焚身，金刀刺体的毒刑。不料朱文虽然该有这场劫难，近日行动冒失，改了常度，一经入困，立时警觉。一到法台之上，忽然福至心灵，自知不妙，先把仙衣妙用施展出来，紫光立即大盛。刚护住全身，台上已经发火，魔火熊熊，带着千百把金刀，由四面潮涌而来，头上又现出一朵亩许大的血莲花，由花瓣上射出万道魔火，朝顶压到。幸而朱文事前有了戒备，见势不佳，天遁镜、朱环已早飞将起来，护住头身，才保无事。可是上下四外，金刀火焰层层包围，虽吃护身宝光挡住，不得近前，其重如山，只中间丈许方圆空地，休想移动分毫。当时无计可施，心中稍懈，便觉魔火奇热，炙肤如焚。虽仗仙衣护体，不曾受伤，也受感应，难于忍受。想起通行左元洞火宅严关景象，与此大同小异，立时省悟。只得镇定心神，索性在上运用玄功，打起坐来，这样果然要好得多。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魔火、金刀还未减退，幻象又起，随见金蝉现身飞来，同时灵云传音警告。等到发觉幻象以后，灵云传音便被魔法隔断，心中一犯愁虑，立有诸般幻象现将出来。自知危险万分，除却按照本门心法虔心默运，一切付之不闻不见而外，别无善法。又过了不少时候，连经过无数次魔难幻景，一时也说它不完。仗着夙根深厚，始终守定心神。先还出于强制之功，到了后来，由静生明，神与天合，宛如一个智球，表里通明，通无生滓，功力无形中大有进境，身外苦痛已如无觉。

正在澄神定虑，返虚生明之际，忽听一声大震，金蝉用本门传声急呼：“姊姊！”先仍当是幻景，未加理睬。后听到呼声越急，心想：“本门传声之法，外人不知，怎会使用？”觉出有异。方想试用传声之法试探真假，猛听到太乙神雷连声爆炸，甚是猛烈，身上好似轻了好多。猛想起：“先前不合妄用法牌传声求援，金蝉又曾发出必来信号，焉知不是本人到来？”忍不住定睛一看，果是金蝉，相貌装束均与平日所见以及幻象无异，只头上插着一片青竹叶，奇光闪闪，出于意外。只见他独自附身在玉虎银光之上，所有法宝全数施展出来，将身护住，口中急呼“姊姊”，双手连发太乙神雷，霹雳之声宛如连珠，殿顶已被揭去一大半，法台上

的魔火、金刀已被虎口所喷银色毫光连同雷火冲破了一面。一见朱文睁眼，金蝉便喊：“姊姊，快来与我会合。老魔头厉害，好容易被我徒儿冒险引开，特来陪你受难。艰危尚多，还不到出困时候。这魔火、金刀生生不已，难于消灭。你如不敢移动，只把天遁镜敌住头上血莲，不令下压，等我冲到台前，速飞过来与我一起。否则，时机瞬息，老魔头因见你和大姊、灵峤诸仙女一个未伤，恼羞成怒，对于大姊和孙师兄还好，对你却是恨极，立意制死，必将大阿修罗法发动。如非有一老前辈暗助，你此时非重伤不可，稍为迟延便来不及了。”说时，金蝉身外已成血海刀山，四面受围，只虎口前面银光射向台上，将正面魔火、金刀冲散，成了一条血衢，相去朱文只两三丈，好似被那血光粘住，怎么也冲不过来。朱文见状与平日心情情形迥不相同，知非幻象，仍不放心。试用昔年相约同游，为避外人而所说隐语一探，金蝉立用隐语回答，并即喊道：“此时千钧一发，我舍命来此，与姊姊同共患难，以应夙孽。幸蒙前辈仙人怜助，持有护神之主，决不累你。渡过难关，便和严师兄、周师姊他们一样，同我去天外神山永享仙福，如何还不信我？”朱文听出决不是假，不禁伤心，急道：“我法力全失，法宝无功，只仗天孙锦和朱环、天遁镜护身，如何可以飞将过去？你又冲不过来，时机坐误，如何是好？”

金蝉初来时原极顺手，哪知神雷刚将正面魔火驱散，四外火焰便如潮涌而来，虽仗高人指点，灵光护体，法宝、飞剑不曾失效，魔火不能侵入宝光之内，但是四面全被粘住，一任运用玄功，无法冲到台前。今听朱文之言，不禁大惊。想起她法力失效，知道危急顷刻，稍为延误，自己或者无妨，朱文凶多吉少。一时情急，怒吼一声，正待拼命前冲，忽听空中一声鸪鸣，甚是洪亮。刚听出是古神鸪的啸声，丈许粗一股紫焰，已由殿顶缺口斜射下来。跟着，一片铿锵鸣玉的巨响过处，下余半边殿顶全被揭去。古神鸪突在空中现身，比平常所见大过十倍。两翅横张，宛如垂天之云，将殿顶全部遮盖，凌空翔止不动；两只铁爪比树干还粗，拳向胸前，头有小房般大，两眼宛如斗大明灯，金光下射。身上环绕着十八团栲栳大的佛光，祥辉朗如日星。口中所喷紫焰，宛如星河倒泻，刚一射下，大片血光魔火立似血龙一般，被紫焰裹住吸起。

金蝉身子立时一轻。隐闻有人喝骂之声，也未听清。一心救人，乘机冲破残烟，只一冲，便到了法台之上，扬手一雷，将台震成粉碎。紧跟着，一把抱起朱文，同附玉虎之上，往殿外急飞。朱文见被金蝉抱紧，

未免羞涩，无如一手运用天遁镜，难于挣脱，离开金蝉又是危险，好生为难，金蝉见她撑拒，紧抱不放，急喊：“姊姊，当此危急之际，避甚嫌疑？又无外人在此，难道还信我不过？”话未说完，两道黄光已如电掣飞来。空中神鸟虽将火焰吸去，并未入口。一见黄光飞到，突把身形一收，晃眼由大而小。同时身也破空飞起，带着那血龙也似的百丈火焰，向遥天空中飞去，其急如电，晃眼便剩了一个带着一二十点金星的黑影，投入遥空密云之中不见。火焰依然甚长，斜射空中，似已脱离鸟口，那两道黄光也已破空追去，快要追上，那条血龙忽似朱虹飞堕，往下射去，黄光也跟踪下落。

这时，朱文因听金蝉这等说法，想起累世深情，以及适才孤身犯险、舍命来救情形，不禁感动。知他心地光明，道力坚定，尽管爱好，从无别念，便不再强挣。金蝉本是防她万一疏忽，为残余魔火所伤，只要沾身，便无幸理，忘了仙衣护体，并无妨害，关心过切，将她抱紧。及见不再强挣，又看出身外紫光甚强，一想自己从未这样抱过，又在魔阵被困之际，易陷情网，难怪多心，也就松手，只将袖子紧紧抓住。朱文当他又和平日一样赌气，颇悔先前不该强拒，自觉对他不起，反倒用手拉紧他的膀臂，传声说道：“我并不是多心，以前也非对你冷淡，只为仙缘不再，你又情分太深，为防两误，不得不狠心一点。你怪我么？”金蝉本未怪她，笑答：“姊姊心思，我全知道，怎会怪你？大概还有几天危难，这次难关一过，功行便快圆满。我想暂时还难脱困，且先冲他一下试试。申屠师兄、洪弟、石生和新交好友干神蛛、朱灵夫妇，还有新收弟子钱莱，先后都来魔宫，分头下手。他们各有一道神符，敌人查探推算不出他们踪迹。只要老魔头被他们绊住，我们也许能逃出去，少受好些苦难。”说时，二人附身玉虎银光祥霞之上，直往前冲，先前只顾说话，不曾留意。后见只三亩大一片殿堂残址，竟会冲不出去。心想：“少说飞行已过百里，就有残余魔火阻路，因较前弱，宝光一挡便退，怎么也不应有此景象。”二人方在惊疑，头上血莲倏地连闪两闪隐去。紧跟着眼前一暗，连人带宝陷入暗影之中。朱文尝过滋味，惟恐法宝失效，忙喊：“蝉弟留意！魔法实在厉害，留神法宝失效。”及见宝光依旧朗耀，才放了心。金蝉见果然被困，不由激怒，法宝、神雷二次施展出来。因是身有灵符，未受魔法反应，太乙神雷照旧发挥威力。只见宝光剑气、雷火金光横飞爆炸，势甚猛烈。但见雷火一灭，依旧沉冥，黑暗如漆，仅剩各

色宝光在暗影中飞舞。

朱文见状，知道无碍，心神越定。这时玉虎已发挥全力，身長虽只丈许，所发银光祥霞远射数十丈外。二人并坐虎背之上，被虎身上的祥光拥护全身，灵雨霏霏，银霞闪闪。为防万一，又将法宝、飞剑结成一个四五丈大光幕，笼罩身外。珠颜玉貌，掩映流辉，同是那么年轻美丽，宛如一个金童，一个玉女，骑着一只毫光万道的玉虎，在天花宝盖笼罩之下，挟着千束宝炬，行于黑雾之中，端的仪态万方，妙曼无俦。二人本是三生情侣，修道心坚，强制热情，不令流露，表面虽甚淡漠，内心实是爱好。当此同共患难，生死关头，玉肩相并，香泽微闻，你爱我怜，互致哀曲。人非太上，孰能忘情？便无魔法暗算，也应引动情肠，易生遐想，按说比起灵云、孙南，应该危险得多。哪知金蝉累世童贞，道心坚定，对于朱文尽管累劫深情，心中爱好，始终天真无邪，从来不曾想到燕婉之私。加以近来功力大进，智慧灵明，又有灵符护体，至宝安神，不必运用玄功，自然智珠莹朗，如月照水，碧空万里，不染丝毫尘翳。朱文初经大难，始脱危境，百难千灾之余，六贼之害已全挡退，返照空明，顿悟玄机。虽不似金蝉那样，一样也有情有爱，但心境始终明朗，活泼泼的，一切纯任自然，全不着相，本来无念，魔何以生？尸毗老人那么高魔法，竟无所施。

二人今生虽然同门，未作劳燕分飞。自从九华山亲哺芝血，桂花山求取乌风草回到峨眉以后，朱文恐金蝉纠缠，便故和他淡薄，直似尹邢避面，难得相见。金蝉也深知她的用心，偶然一见，谈不几句，便体玉人心意，先自走去，心中却无一日忘怀。彼此都有不少相思，难得无人在侧，同在暗室之中，和人间小儿女拌嘴一样，互诉前情。时而你嗔我怪，各怨情薄；时而温言抚慰，笑逐颜开。那相思话只管说它不完，哪里还容起什杂念？尸毗老人先在暗中查看，见这一双小儿女，女的一开始还有一点做作，到了后来，至性深情无形流露，索性携手挽腕，相偎相抱，亲热非常，满拟手到成功。因见这一双金童玉女实在可爱，连对朱文厌恨的心思也减去了好些，不忍便下毒手，只想使二人成为夫妇，收到自己门下，便即罢休。待了许久，渐看出二人天真无邪，纯任自然情景。老人试一施为，那么阴柔狠毒的魔法，竟然无从施展。方在惊奇，二次想要加功施为，忽听金钟响动，玉磬频敲。老人知道不是先前逃遁的敌人去而复转，便是又有人来扰闹，不禁大怒，忙把魔窟封闭，飞身

追出。老人走时，金蝉便听爱弟李洪用本门传声，说是救星将到，钱莱先前被困地底，已经救出。被困诸人连同灵峒诸女仙，将快出险。心方一喜，刚回答得两句，老人一走，魔窟又被封闭，隔断传声。

朱文推了金蝉一下，笑道：“你只顾说些闲话，不说正经，你还未说你怎么来的呢。”金蝉高兴道：“好姊姊，我自接到法牌传音，心急如焚，立即和众同门由天外神山起身，冲越极光太火，一口气飞行数十万里。申屠师兄偏说大方真人仙示，你们灾难未满，早来无用，何必跟着受罪。我偏不听，心想受罪也和姊姊一起。一到中土，正和他争，想带钱莱赶来，与老魔头拼命，不料还未分手，便遇上次南疆所遇那位老仙长。他本最爱我和石生，这次见了洪弟、钱莱，又很喜爱，在一片树林中，连教我们好些法术，每人又给了一片竹叶灵符，我和钱莱还各得了一件至宝，这不是因祸得福么？”朱文似喜似愠道：“我看你功力大有进境，怎还是以前那样说话，连个头绪也没有？我是要听你怎么开府神山呢。反正老魔头奈何不了我们，时机一至，出困无疑。你从头细说，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我听了也好欢喜。我一时疏忽，妄用法牌传声，使你为我犯此奇险，后悔莫及。幸而枯竹老仙相助，未和我一样法宝、法力全数失效。如其不能复原，只好随到小南极跟你一辈子。想起还在心寒，谁要你来救我呢？”金蝉见她满面娇嗔，拉手赔笑道：“这世上有你才有我，如何不来？好姊姊，莫生气，我说你听。”随谈经过。

原来金蝉自得警报，心如油煎。申屠宏只管劝他谨慎，水到渠成，无须心急，全未入耳。刚一飞进中土，凌云凤带了古神鸩飞去以后，金蝉首先提议先往一探，见机行事。李洪是几世同胞，石生是同门挚友，同声愿往。钱莱更是死活都要随定师父，不肯走开。只有干神蛛夫妻微笑不语，看那意思，只是隐而不露，也是两个要去的。申屠宏虽是本门长兄，对这几个小兄弟也是无可如何，劝也不听。只得说道：“愚兄并非怕事，只为大方真人已有仙示，越到得晚越好，起身却是要早，其中必有深意。被困之人无一不是仙福深厚，绝无凶险，何苦自寻苦恼？水到渠成，忙它做什么？”金、石、李、钱四人正在争论，飞行神速，已经飞近云贵交界的乱山上空，忽见前面云雾迷漫，高涌天半，挡住去路。这类景象，空中飞行时常遇到，又未见有什么邪气警兆。金、石二人心急赶路，意欲穿云而过，当先冲入。李洪、钱莱也跟踪飞进。申屠宏因和干氏夫妻商量，想要劝阻，遁光稍为落后，本来也未警觉。已经飞近云

边，猛瞥见前行四人穿入云中，便已不见。暗忖：“四人那么强烈的遁光，又是并肩急飞，休说是云，便是一座山崖，也被穿透过去，如何不见遁光闪动？云雾也未冲散？”心中一动，忙即止住。干氏夫妻也已警觉，一同停飞。留神往云内查看，仍是一片白茫茫，云层甚厚，四人踪影皆无。试传声一问，云中并无回音，也未见人穿云飞过。

三人一着急，立即行法施为，同时放出飞剑、法宝，申屠宏扬手又将太乙神雷一齐往前打去。哪知神雷连响都未响，飞剑、法宝和那未炸裂的神雷火团全似石沉大海，无影无踪，投入云影之中不见。方在惊疑，一片白影已电也似急，朝三人头上漫将过来，想逃已是无及。申屠宏情急之下，正想施展二相环，放出天璇神砂，忽听金蝉急呼：“大哥、干兄，你们快下来，这是枯竹老仙。”同时目光到处，下面现出大片森林，满是松杉古木，行列疏整，参天矗立。树上满是寄生兰蕙，杂以芎藭香草野花。当中平地上有一磐石，上坐一位手持青竹枝的白衣少年，一派仙风道骨，潇洒出尘。金蝉等四人分立两旁，正向上空招手。空中白云似帐幕一般，将那树林罩住，相隔树梢约三数十丈。这地方乃是半山腰上的一片平地，左右均有峰崖环立，形势十分险峻。久闻枯竹老人大名，不料在此路遇，料有原故，不禁惊喜交集，立同飞降。到地便自通名跪拜，请恕无礼之罪。少年笑道：“你三人法宝、飞剑奉还。那团雷火已被我收去，下次不可如此冒失。”申屠宏为人恭谨，诺诺连声。少年看了干神蛛一眼，笑道：“你不服么？”朱灵知道丈夫脾气，但最敬爱自己，闻言连忙下跪道：“弟子夫妻怎敢无礼？”干神蛛见爱妻如此，也忙跪倒。少年手指朱灵道：“你这蜘蛛精倒有一点灵性。休说你们，便司太虚见我，也不敢有半个不字。我见不得这神气，可去一旁等候。”干氏夫妻只得站立一旁，直生闷气。

少年转对众人道：“我因尸毗老魔劫运将临，空自修炼多年，仍受魔头禁制，倒行逆施。你们此去，难免不为所算，尤其金蝉与朱文经历最险。我因老魔最善前知，方圆数千里人物言动，均能查知，算计你们由此飞过，特意引来林中，外用颠倒乾坤上清大五行挪移大法，将四外隔断，使其无法查听。现赐你们每人一个锦囊，内有此行机宜，可各在此开看；另外一片竹叶灵符，以作防身隐遁之用。金蝉师徒经历最险，现赐你师徒每人法宝一件。一名天心环，专护心神，金蝉可将它悬向胸前，任何魔法均难侵害。此系紫虚仙府奇珍，我向大荒山无终岭绝顶神木官

青帝之子用一粒宝珠换来。有此至宝，不特可以镇摄元神，你们的法宝、法术也不至为魔法所制，失去灵效，并还增加威力。不似竹叶灵符，虽有同样功用，至多只过三十六日，便即失效。以后用处甚多，不可轻视。钱莱所得，名为六阳青灵辟魔铠，穿在身上，不论水火金刀和多厉害的法宝，均难伤害。更具隐形妙用，穿在身上仗以地行，扰乱敌人心神，再妙没有。我再暗中相助，行法遥制，一任敌人有多厉害，也查看不出你们的踪迹。不过，老魔神通甚大，钱莱此去，只能按我锦囊所说调虎离山，等你师父将人救出险地，立即退走，不论再困何处，均不要管，不可贪功。否则，仗着此宝和太乙青灵竹叶神符，虽不至于受甚伤害，却不免被他困住，岂不冤枉？”

金、钱二人闻言大喜。众人也都喜谢拜命。金蝉接过天心环一看，那环形如鸡心，非金非玉，不知何物所制，大仅寸许，外圈红色，中现蓝光，晶明若镜，冷森森寒气逼人。那六阳青灵辟魔铠，看似青竹叶所制，拿在手上，其软如棉。竹叶小巧玲珑，约有三寸见方一叠，轻飘飘的，色似翠绿，隐隐放光。照着所传用法，随手一扬，立化成一身形似蓑衣的铠甲，紧附身上，通体满是竹叶形的鳞片，寒光若电，晶芒四射，立成了一个碧色光幢，随心隐现，端的神妙非常。青灵竹符具有防身隐形妙用，也是万邪不侵。少年传完用法，令众演习之后，笑道：“此符乃我初得道时所炼，曾费不少精力，共只三百六十五片，历时千余年，用得已差不多。虽只三数十日灵效，威力妙用却非小可。用完仍可重炼，务要保存。十年之后，可命钱莱与我送来，等我炼过带回，三次峨眉斗剑还有用呢。本来我与老魔并无嫌怨，只为我承齐道友盛情，他人又极好，而老魔妄犯真患，无故将峨眉门人摄去。恰值我来中土行道，偶然发现，赠了灵云一副太乙青灵旗门，本心只打算稍为救护，免得几个好根器的少年男女为他魔法暗算，坏了道基。不料这厮出口伤人，为此我才叫他尝点厉害。我本人并不出面，只略为指点你们几个后辈，便要叫他手忙脚乱。再如无礼，你们对他说，可去东溟大荒山寻我便了。”

申屠宏知道枯竹老人得道千余年，也是出名气盛，最重恩怨。少年乃他每一甲子神游中土所附化身，法力虽高，比起无终岭坐枯竹禅的化身，功候自差得多，否则早已亲自出马。明明假手众人代他出气，却这等说法。方觉此老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怎的积习难忘？少年似已觉察，面色微微一沉，对申屠宏道：“你那天璇神砂虽与神泥化合，但是魔法厉